意犹未尽

祖国抒怀

■崔卫中 文

七十年前,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,当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”洪亮的声音响彻全球的时候,从此中国就像喷薄欲出的旭日,升起在世界的东方,犹如威武雄壮的巨人,迈开了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。

中国,我的祖国,中国人,我的骄傲。感谢祖先留给我黄色的皮肤,感谢前辈传给我乌黑的头发。您搏动的心脏,跳动着五千年的脉搏;您涌动的血液,奔腾着黄河长江的波浪。我留恋祖国的四季风光,拜谒过祖国的名山大川;我登上泰山顶峰,看到了红日喷薄升腾;我曾走过白山黑水,看过祖国大地欣欣向荣;我登上南沙群岛的珊瑚礁,感受到祖国神圣疆域的广袤;我迈过八百里秦川,领略到祖国儿女开发西部的满腔豪情。

祖国,我爱您勃发的英姿,稳健的步履。百折不挠自强不息,不忘初心砥砺前行。从建国时的一穷二白,到亿万人民奔向小康;从两弹一星的腾飞,到诺贝尔文学、医学奖的获得;从香港澳门的胜利回归,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响应;从中国加入WTO,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七十年披荆斩棘,七十年风雨兼程,渡过了三年灾害的难关,拨乱反正清除了“文革”时期“左”的侵蚀,解放思想开辟了改革开放的航道。深圳特区、浦东新区的开发与建设,长三角、珠三角、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与拓展,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富国强民的现代化之路。在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的格局中,我们发展经济,改善民生,稳定社会,顶住了全球金融风暴的震荡,从容应对了中美贸易战的风浪,树立起独立自主走自己道路的榜样。您以泱泱大国、礼仪之邦、勇于担当的风范,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勤劳、智慧、正义、强大……

七十年砥砺奋进,七十年春华秋实,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,无论是中华民族史还是世界史上,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。在祖国七十周年华诞来临时,十三亿中华儿女在欢呼、在雀跃、在憧憬、在希冀。欢呼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翻天覆地的变化,雀跃您建设的步伐一日千里,憧憬您描绘更加美好的幸福蓝图,希冀您鼎力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伟大的中国梦。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,“以坚如磐石的信心,只争朝夕的劲头,坚韧不拔的毅力,一步一个脚印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!”

诗抒胸臆

致少年

■王养浩

浓荫下,知了鸣喳喳。一泓清溪蹦鱼虾,万顷稻浪笑彩霞。营火思无涯。

忆童年观斗蟋蟀

■李国言

两只蟋蟀争斗,
围观一圈人头。
屏息不敢转睛,
唯恐精彩错漏。

收藏天地

一本《上影画报》

■曹振华 文

今年是建国70周年大庆。我将收藏的一本1959年10月出版的《上影画报》取出翻阅。这本画报正值国庆十周年大庆时出版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我刚上初中。某天,我随姐外出,在黄河路边的旧书刊摊上,看到有好几本过期的电影画报。我喜欢看电影,也喜欢看与电影有关的杂志,对眼前的几本电影画报很感兴趣。可一问摊主,那几本画报也要好几毛钱。当时我和姐姐身边的钱不够,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个摊位。

后来,我把平时母亲给我的零花钱积攒起来,准备去买那几本画报。那年冬天,雪霁放晴,我独身一人从虹口徒步前往黄河路,去那个摊位,只见摊位上只有两三本画报,其中一本1959年的第十期《上影画报》吸引了我。我毫不迟疑当即买了下来。

回家我就迫不及待翻阅这本画报。画报封面和封底展开来是一张完整的电影演员合影照,全彩色。上有孙道临、金焰、白杨、秦怡、黄宗英、王丹凤,还有魏鹤龄、冯笑等我所崇敬的电影演员。他们有的穿西装,有的着旗袍,有的一身中山装,个个笑容满面,手持鲜花和彩球,背景是空中的气球下悬挂着庆祝的标语飘带,张灯结彩的人民广场,高耸的国际饭店,整个画面充满了建国十周年大庆的喜悦氛围。翻开内页,有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电影工作者的照片,有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《聂耳》《宝莲灯》等新片的剧照,还有电影演员到工厂、农村、部队慰问演出的场景,以及《林则徐》《老兵新传》等影片拍摄时的工作现场照,内容丰富,美不胜收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,一大批书刊和电影都成了“封资修”“大毒草”,为当时形势所迫,这本《上影画报》不能再给人看见了,但我舍不得丢弃,就将其压在箱底,不再拿出来“现眼”了。

上山下乡高潮中,我去了市郊农场,悄悄地将这本画报藏在行李箱中。那个年月,我们这些知青经过一天的繁重劳动,晚上钻进蚊帐,各人小天地里看书看报是最幸福的享受。

宿舍里偷偷地传阅着“禁书”,《复活》《苔丝》《红与黑》《青春之歌》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等中外名著。我们闲聊中聊到了“文革”前的电影和电影演员。此时我按捺不住了,将那本《上影画报》亮了出来。众人顿时傻了眼,被画报的彩色封面镇住了。那些衣服光鲜靓丽、风采动人的电影明星,让看惯了政治宣传画和样板戏剧照的农友激动不已,面对久违了的著名电影演员和老电影剧照,两眼放光,惊叹声连连,画报从一个帐子传到了另一个帐子,就如同传阅防扩散的“内部材料”。大家看好后,我又小心地收藏了起来,不敢再拿出来了。

“文革”后,一大批优秀老电影重见天日,我也把这本《上影画报》重新取了出来。它,记录着国庆十年的电影历史,记载着那个特定年代的故事。

月泉阁 ■张文忠

人生智慧

留住童心伴晚年

■郁建民 文

我认识一位90岁的陈老伯,鹤发童颜,精神矍铄。一日闲谈,向他请教养生之道,他笑笑,随口吟出北宋名家程颢的诗———云淡风轻近午天,傍花随柳过前川。时人不识余心乐,将谓偷闲学少年。

好一个“将谓偷闲学少年”!想起平时刘老伯整日乐呵呵的,常和孙辈们逗笑嬉戏,像个老小孩。这可贵的“留住童心伴晚年”,不正是他健康长寿的秘诀吗!

人到老年,不管高寿几何,如果能随时感到“心乐”,确实是保持身体健康的一条重要秘诀。怎样才能“心乐”呢?前文这首诗给了我们一个启示,就是“学少年”。这里,我们不妨把它解释为老年人的生活应当和少年人一样丰富多彩,有适当的文娱活动来愉悦自己的身心。法国作家蒙田说得好:“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,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。”

而让生命丰盈饱满的秘诀就是“留住童心”。步入老年,留住儿童的心情,像孩童一样去动物园看一看熊猫、画一画动漫图、玩一玩滚铁环、瞧一瞧动画片、放一放风筝、逛一逛动画城……这些都是至真、至美、至纯的童心。童心近乎透明,没有污染,是心中的花园草坪;是茫茫荒原中的一抹新绿;是春日万物复苏的欣喜;是秋日硕果累累的充实;是忧伤时的一个滑稽鬼脸;是失落时的一个淡然微笑……

进入晚年的老人,大都经历过荣辱升降,顺境困境的磨难,在坎坷的征途上锻炼出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,此时的一股孩子气坦荡豁达,可描绘出最亮丽的晚景。

文苑投稿电子信箱: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岁月悠悠

抄书

■余建民 文

第16届上海书展暨“书香中国”开幕了。望着书展上汗牛充栋、浩如烟海、左图右史的书籍,又勾起了我对抄书往事的回味。

余生也晚,在非常年代,初中未念完,学校就停课了,尔后就顶了个知识青年的帽子,背着行囊从杨浦出发,去了皖西北一个与河南交界的小县小村务农。身份虽是知识青年,但名不副实。想想也是,初中都未毕业,能有多少知识?

当时,虽然城里把知识批得一无是处,知识越多越反动,但偏远农村还有着尊重知识、敬重读书人的风气。农人请客时,总是请教师、医生等文化人在主宾席就座。相形之下,胸无点墨的我自惭形秽的感受自是难免。时间久了。自然而然萌生了重拾书本,多看些书,学点知识的念头。那时年青,光棍一条,有了念头,想做什么都简便的。

于是,在农田劳作之余,我便见缝插针地先把从上海带去的不多的书看完,再到处借书看,还取出友人送给我的厚厚的笔记本,将在阅书和平时看到或听到的,觉得有意义的格言、警句和诗词等摘录在笔记本上,不长的时间,就记录了满满两大本,这算是抄书的起点吧。

抄录了不少内容后,空闲时,我便会认真地翻看、背诵。

后来,依靠看书和手抄本上获得的一点皮毛知识,我竟在工农兵学员选拔时获得了略好于他人的成绩,被推荐到南京上学。上学时,我也不忘摘录格言、警句和诗词。毕业后,被分配到安徽从事地质工作。

地质工作经常进行野外作业,并借宿在农舍。除了外出作业,我总是利用空闲看书,摘录。有一次,我借到了一本胡云翼先生选编的《唐宋词100首》(实为109首),略一翻看,就被书中精彩的内容所吸引,当晚就熬夜看了个通宵。但因为我的汉语水平还停留在初二和农村时的一点积累上,虽然后来又上学,但无汉语课,因此对古诗词中的意思,连一知半解都做不到。我便有了把整本书抄下来的想法,第二天就付诸了行动。

那时,已入冬,皖北的冬天特别寒冷,且多雪。开始抄书时,当年野外作业的任务已进入尾声,空闲的时间较多。空闲时,多数人围在火炉旁边烤火,边打牌或喝酒聊天。自抄录《唐宋词100首》起,我便远离了烤火炉,回到寒冷的住处,日夜不停地抄书。抄一会,起身跺跺脚,搓搓手,喝口热茶,待身子和手脚略微暖和后再抄。

对于诗词,我是门外汉。从书的前言、正文、说明、解释和作者介绍等,我都一字不漏地全盘蝇头小字实录。用掉了整整两大本厚厚的软面抄,才把这本一百多页的书抄完。当时抄这本书,用了多少时间,我已记不清了,只记得抄完书不久,我就带着手抄本回上海探亲了。记忆最深的还有,我握笔的中指内侧竟然起了硬硬的茧子……

之后,我还抄过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古诗源》等,当然,在看书报的过程中,仍然有摘录的习惯,以至于别人常笑称我为抄书郎。遗憾的是,在一次野外迁移时,我一只装满书和一些手抄本的纸箱从车顶掉落,遗失了许多书和手抄本。

如今,书籍繁多,获取极易,就是想摘录点书报上的内容,或复印、或拍照、或用微信小程序上的文字转化功能对着相关内容一扫,便可转化成文档保存,再不用当抄书郎了,但我常会回忆起当年的苦中有乐有得的抄书岁月。

本报地址:上海市江浦路667号 电话:25033875、25033874或25033860 传真:65891335 邮编:200082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